



西京雜記

史評

西京雜記

服部文庫
117
82



西京雜記序

漢之西京惟固書為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繕也仲尼約之寶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杜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為劉子駿所撰以甲乙次第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三萬許言余曰西京雜記予

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
乃邇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
瑣可畧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
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奉
遺衍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
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
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
慶郎趙石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

金置沙法所剛棄矣主於乘輿大
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闡理
奧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
者何也豈不幸存於禠記歟但今
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
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遐
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為史
家之一慨也

明 吳郡黃省曾撰

西京雜記卷第一



晉 丹陽葛洪集

明 新安程榮校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東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闈凡九十五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

祭祀餘付長安東賣之池周迴四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

酎

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祠如求雨灋

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

金

漢制天子五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為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夏設羽扇冬設繒扇公侯皆以竹木為几冬則以細剝為橐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武帝嘗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嘗服此裘以聽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

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
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戚姬以百鍊金為彊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
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
傳趙媼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為魚藻宮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
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
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軒車

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
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
風昔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
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為懷風茂陵人謂之連

枝草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葍綠節之類菰之有米
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葍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
葍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

充積又多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鶴鷓鴣
鵠鵠鴻鵠動輒成群。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
紫色氣如蘿勒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藂條
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
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
蛇斂斂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
琉璃爲斂匣斂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斂

不銖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
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絲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
以習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
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
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
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
珀筭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

不知所在

霍光妻遺淳子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

琲部

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絲綾百端錢

美切

珠十

百萬黃金百兩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

貫為

怨曰吾為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旗飛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

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鷲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文為碩學也

始光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葦羽蕭蕭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嗚呼荷荇出入葦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

武帝匣上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為
蛟龍玉匣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
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
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
焉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
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
合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

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鐺每
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鐺之聲驚動左
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
象牙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
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
此席餘香百日不散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
窻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
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麟甲分明見者莫不
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為天下第一締構既成

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
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
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
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
為美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

大谷梨細梨綠葉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瀚海太守王唐所獻

梨出翰海北東王梨出海中紫條梨○棗七弱枝

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朽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

嶺山○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

○桃十秦桃攄桃緗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

文桃霜桃可食胡桃域出西櫻桃含桃○李十五

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

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魯羗李燕李蠻李

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綠柰花綠○查三

蠻查羗查猴查○捍三青捍青葉捍烏捍○棠

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葉梅紫
花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材
文蓬菜杏東郭都尉于吉所獻一株花○桐三
椅桐栝桐荆栝○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
十株○安石榴○棹十株○白銀樹十株○黃
金樹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長生樹十
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宮
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鳴
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株○離

婁樹十株○柎四株○樅七株○白榆栒杜栒
挂蜀漆樹十株○括十株○楔四株○楓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艸木名二千餘
種隣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
列於篇右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
蓉蓮藕之奇又作卧褥香鑪一名被中香炉本
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
四周而鑪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

九層博山香鑪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

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貴姪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

陳踊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輪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縠 鴛鴦被

鴛鴦袴 金錯繡襜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

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璫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珥 馬腦彊 雲母

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翠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 椰葉席 同心梅 含枝李 青木

香 沈水香 香螺卮 出南海一 九真雄麝香

七枝燈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

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
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卷第一終

西京雜記卷第二

晉丹陽葛洪集

新安程榮校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
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
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
人為關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
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
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

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
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
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
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
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
而懷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
我當設竒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
速去今已大豈念汝乳哺之時恩邪帝愴然遂

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辨傳食五
侯間各得其懽心競致竒膳護乃合以為饋世
稱五侯饋以為竒味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
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
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曰公孫弘內
服貂蟬外衣麻象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
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

不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淳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鸞一名綠螭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為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腦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閣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如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

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以鈴鐻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磬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玳瑁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
著鷓鴣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懽既而
文君抱頭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
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
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遂為
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
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
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

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謀傳
於世

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
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
幸常著紈絲履招鳳扇紫綵裘與后同居處欲
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
別開一室自在有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
得至焉以輶車載紈薄少年為女子服入後宮
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

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從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扮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旧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

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簾皆為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珎珮之聲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頌而

滅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閤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

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
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
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
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
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

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
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
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
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鼎衡小名也時人
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懽笑衡邑人有言詩
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
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
反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
乃歎息曰粟犢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
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
人曰吾日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
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
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為勞體冰至尊所宜

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
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
蹇縮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為七室牀雜室案廁室屏風列室帳設於
桂宮昔人謂之四室宮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
沫流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
日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
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竊
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
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
末其下數十畝地艸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
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

贈高祖酒二壺鹿肝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
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
炙并酒二壺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
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
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堵其諸宮觀相連延
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賓
客弋釣其中

魯恭王好鬪雞鳴及鶩雁養孔雀鳩鵲俸穀一

年費二千石

會誓歲首獻竹簞供御世號為流黃簞

朱買臣為會誓大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
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西京雜記卷第二終

西京雜記卷第三

晉 丹陽葛洪集

明 新安程榮校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昔事有
東海人黃公少嘗為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
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
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
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
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

抵之戲焉。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為山巖，噓吸為寒暑，噴嗽為雨露。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補裨。輶軒所載亦洪意也。文帝嘗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內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嘗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揚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嘗厚自奉，養死卒裸。

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亦嘗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嘗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

亮直者不見容於几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
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墓嶺上
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
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廣陵王昏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
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
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昔人非周
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

徒游夏之傳所記以解經六藝者也家君以為
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
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
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
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
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
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
紫鴛鴦鸞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

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鷄
延漫林地奇樹異艸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
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
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
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
騏驎二枚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鄜山墓上
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有
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高祖初入感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
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
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
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一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
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
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
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
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
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

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
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有
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
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
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
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
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
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尉他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
在宮內嘗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為
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
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
說在宮內嘗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
以趣良嘗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
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
為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
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八月四

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
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
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
舒時并採茱萸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
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
盥濯食蓬餌以袪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
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為民妻也
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

立志忠欵大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
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
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
松柏樹五株至今茂盛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
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
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為一出入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司馬長卿賦皆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

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
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嘗人不
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
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
錦四匹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
自絕相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
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矐得
酒食燈火萼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
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故目矐則咒之
火萼則拜之乾鵲噪則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
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大命何以得之哉瑞者
寶也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
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

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
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
宜以前生為弟昔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申一
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
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
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
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
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峇文長蒨並生二男
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

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峇之譽
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肯有累句故知疾行無
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
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
知

西京雜記卷第四

晉丹陽葛洪集

新安程榮校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嵩人
真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二真綏和元年正月二
十五日晡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嵩
死其妻曰見真算嵩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
有旨故不敢言今果按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
上孤槨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

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冢空槨即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
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
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
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暑困門後出米西困
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
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
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
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斤元理復算曰

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
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
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菰有藪
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偏邪廣
漢慙曰有倉卒容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
豕一頭厨中荔枝一拌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
臯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李傳項瑄
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曰駟

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昇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
柱壁皆畫雲氣華藹山靈水怪或衣以絳錦或
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
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
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宮客館以
招天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翹材
館以待大才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

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烈
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
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
奉侍之

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鵬黑
鵬各一隻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
之滕公使士牽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擲
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

皆古異尤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
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兮三千年見白日吁
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
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
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
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
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

為項羽本記以踞高位者非閑有德也及其序
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
乘為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
而含紫葉萋々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
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蝸蟾厲響蜘蛛吐
絲階草漠々白日遲々于嗟細柳流乱怪絲君
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
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

醪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

庶差于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

與風霜而共雕鏗啾唧蕭條寂寥雋又英旄
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
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為鶴賦其詞曰白鳥朱冠鼓翼池于舉
修距而躍々奮皓翅之戔々宛修頭而顧步啄
沙磧而相懼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
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
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驥

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公孫詭為文鹿賦其詞曰塵鹿濯々來我槐庭
食我槐葉懷我德声質如緇縟文如素縠呦々
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皆
鄒陽為酒賦其詞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
聖明濁者項駢皆麴渾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
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
侍流光醪々其滋泥々醪々既成綠瓷既啟且
筐且漉載管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

只類則沙洛淥鄼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閑中白
薄清渚縈停凝醪醇耐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
矣多暇召睹々之臣聚肅々之賓安廣坐列雕
屏綃綺為席犀璫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
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
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馬乃縱酒作倡傾
盜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微揚樂只之深不狂於
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
日月爭光

公孫乘為月賦其辭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鵬
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
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修堞
而分鏡既女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
明皓壁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辨圓小
臣不佞
羊勝為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鞞匝蔽我君王重
葩累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
列顯々昂々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寃旁生附枝王爾公舒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代之以歸助者督直聾者磨礮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竒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梁孝王入朝與上為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曰有五男郎拜為列侯賜與衣裳器服

王薨又分梁國為五進五侯皆為王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日賈

朝至間而遺其鳥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
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鶯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
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
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宝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
璽笥中謂為天璽也

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
以從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緋其上

茂陵文固陽木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
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能失以射
之日連百數茂陵狃薄者化之皆以雜宝 廁
翳障以青州芦葦為弩矢涇騎妖服追隨於道
路以為懽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
之以為上客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
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脩毫瞪睫白望青曹
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

從風鷄孤飛鷄揚萬年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
金
成帝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雞伺晨雞卽下漏驗
之晷刻無差長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闘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
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
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
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
六箸或謂之究以行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

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傳世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皆假為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声長嘯振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縱橫揣摩弄矣夫搖丸擲蒲之
術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
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
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

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失常也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卷第四終

西京雜記卷第五

漢 丹陽葛洪集

明 新安程榮校

會替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師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大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艸與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

皆悲不能自撰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
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婦風送遠之操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
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
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帛一束素絲一
綫撲滿一枚書題遣之曰夫人無函顯道在則
為尊雖生帛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
帛一束詩人所謂生帛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

緹信緹為升信升為絨信絨為絨紀信紀為緹信
緹為綫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
勲故贈君素絲一綫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
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
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
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識歟故贈
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
脚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
敗不存

漢朝輿駕祠井泉汾陰備千乘万騎大僕執轡

大將軍陪乘名為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侯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左右

大常光祿衛尉駕四三分

大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

曹掾西曹掾駕一左三右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左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十部

中護軍騎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

隊百匹左右

騎隊十左右各

前軍將軍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二部七人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為八校左四右四

護駕御史騎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游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鬪旗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

左右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郎三人騎三分

護駕尚書三中道

相風烏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為十二校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騎左右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畢

左右

節十六

左右八

御馬

三分

華蓋中道

自此分為十六校左右八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為二十枝滿道

左衛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麩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電
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服陽氣天地
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
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
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陽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

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
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
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
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
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
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
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
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陽用事二
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

憑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蒿歎茲而風雨雲
霧雷電雹雪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
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
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
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
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
成雪為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
凝為冰霰雪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

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
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
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
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
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畜露則結味而則甘結
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皆也
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
目電殺駟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稜沴之妖也
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

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
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
皆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
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
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熱則更陽矣然
則建己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
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
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
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

於盛夏歎冬華嚴嚴寒水極寒陰而有溫泉火至
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
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
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雲矣夏氣
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
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
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
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日月中何日曰
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

朔且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敬曰然則未至一日
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
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敬曰災沴之氣
其常存邪曰無也昔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
也有昔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敬遷延負
牆俛揖而退

武帝昔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
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
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

驍言如博之堅棊於輩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
投壺輒賜金帛

武帝以象牙為簾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萊塵長沙俗以鵬鳥至
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死生以遣

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
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
其形為澠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

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
其形類虎退而射更鏃破斨折而石不傷余嘗
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余應之
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
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
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
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何者孤洲乃大魚怒掉
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
人人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采薪還
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為鹿也即
以谷撾之谷欽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
也卒有沈溺欽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非子
雲無以應余

西京雜記卷六

漢 丹陽葛洪集

明 新安程榮按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
為王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
橫日路而摧枝幼雛羸穀單雄寡鷓紛紜翔集
嘈噉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
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
崩豁如地裂華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

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緇紫
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叱雲薄
霧濃霧霏宗驥旅鷄旌雉群蠋繡鴛錦蓮藻芟
文色比金而有裕盾參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
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巘制為樂器婉轉蟠
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鬱鼎穹隆制
為杖几極麗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
汗製為盤盃采玩踟躕倚歎君子其樂只且恭
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
內塚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為廣
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
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為余說十許
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家皆以文石王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
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
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
一枚銅劔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家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
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
歇初至一戶無扃鑰古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
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劔復入一戶石
扉有閉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研不入燒
鋸截之乃漆雜兇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
刀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
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鐺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
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鐺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

埃眊々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
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鏡之象或有執盤奉
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
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皆雲母牀上兩屍一
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
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
敢侵近還擁閉如旧焉

袁盎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攖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
幽王家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墜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藥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乃以杖叩王左腳王覺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大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大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點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々如蓋故取為名

昆明池中有戈舩樓舩各數百艘樓舩上建樓

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旒於葆麾蓋照
灼涯涘余少嘗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為沐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大史公大史公司馬談
世為大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
侯史記續孔子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
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大史公公任在丞
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大史公
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

景帝本記極言其短盡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
之後聖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鬻室有怨言下
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
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
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
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
月而遊官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

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
妾有夫遊官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
辱如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
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
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
秋胡也昔魯有兩魯參趙有兩毛遂南魯參殺
人見捕人以告北魯參母野人毛遂墜地而死
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
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

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
者玉之未理者為璞瓦甗未屠者亦為璞月之
旦為朔車之輶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南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
以甲乙丙丁紀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編
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
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
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
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者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

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
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
爾後漢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中籍中
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
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
知何書字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
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
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為一帙庶免淪沒

西京雜記

西京之史莫闡臺若也其是非取舍雖不能
無詭干聖人然體裁典則實一代之大典也而
報史之於正史雖斷錦碎繒要非全幅亦足
以補苴罅漏收拾異同矣稚川氏之於孟
堅是已但紀事怪誕措詞淫蕪亦若九
氏良史猶不免於君子之譏議矣孟子所
謂盡信書不如無書真知言者凡學

者之於異書固不可不讀焉亦不可漫讀之
也擇取之可也今 國家脩古文之政
學士家競蓄異書而此書未有刊行者
須梓人以滿諸梨棗來乞予一言以誌于
末簡吁鄙言詎足以取信于也聊書其
梗槩以誌諸同好者云己巳臘月之
吉京兆伊藤長胤原臧書

